



全甲格斗、Cosplay, 古有“金戈铁马入梦来”, 如今有人将《长安十二时辰》掀起甲冑热

《长安十二时辰》的热播, 向观众展示了一幅精致到“帧”的大唐画卷。除了复古的妆容、服饰、建筑外, 剧中制作精良的盔甲也掀起了一股“甲冑热”。看着手机屏幕前人们热议甲冑的细节, 杨亦欢和高鹏都倍感欣慰, “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文化, 认同感会更加强烈。”

孩童时期, 不少人都曾有“金戈铁马入梦来”的豪情。凭着一腔对甲冑文化的热爱, 有这么一群人, 将梦境化为现实。无论是身穿盔甲竞技, 还是赛场外的角色扮演, 盔甲已成为这群追梦者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青年报记者 钟雷

男人们的梦

穿上盔甲就像披上“蝙蝠侠战衣”

敲击键盘, 整理报表, 身为某电子元件厂的管理人员, 杨亦欢一天的工作就从一间约20平米的办公室内开始。走出办公室, 穿过走廊沿着楼梯下至一楼, 左手边的一间仓库内, 各式机床在远端林立, 门口的桌子上摆满了榔头、钻头和一众金属零件, 偶有金属碰撞的声音从中传出, 路过的工人向里面探头张望, 交头接耳两句便走开。仓库内, 杨亦欢和友人继续敲打敲打, 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几片摆在角落里的甲片暗示着, 这里是他的维修盔甲的“秘密基地”。

在甲冑圈里, 杨亦欢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 酋长。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 他很早就对中国古代的兵器、武术等有所涉猎。从事“理论研究”多时后, 他逐渐萌生了“实践”的想法, 这时全甲格斗进入了他的视野。2017年, 他在上海的一场热身赛中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项运动。

彼时, 这种穿着盔甲, 手持兵器, 模拟冷兵器时代对抗的运动刚在中国萌芽, 但迅速收货了一批忠实拥趸。“第一次看到时, 每一次撞击都像撞在我的心脏上。”在盔甲的覆盖下, 金属的碰撞声让杨亦欢兴奋不已, “只从视频、图片看, 很难感受到它的震撼, 亲身站在赛场边上时, 那种震撼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对这项运动一见钟情的杨亦欢, 随即加入了“虎贲骑士团半吨队”。

作为全甲格斗领域较早成立的团体, “虎贲骑士团”早已声明在外。“一开始是一个兵击加历史扮演的兴趣小组, 后来大家开始琢磨能不能穿着盔甲进行类似实战的比赛。”高鹏是“虎贲骑士团半吨队”的元老之一, 在圈内大家都叫他“大猫”。身高超过1米9的他曾在游戏公司从事美术设计工作, 受到军人父亲的影响, 他从小对历史、武术感兴趣, 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后, 他在网上了解到全甲格斗的信息,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他看来, 如果一个人对历史、军事、武术都感兴趣, 那全甲格斗无疑契合了他所有爱好。“有一种历史重现后的参与感, 也是

充满男性荷尔蒙的一项活动。”不同于平时久坐在电脑前, 当身穿盔甲走进训练场时, 高鹏直言自己仿佛换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就好像蝙蝠侠把礼服脱掉之后, 在晚上换上蝙蝠战衣的感觉。”

国际赛场上挥舞国旗成“高光时刻”

2017年4月, 世界级全甲格斗赛事“诸国之战(Battle of The Nations)”(以下简称BOTN)首次迎来了中国面孔。进入赛场时, 高鹏使劲地挥舞着国旗, 激动地不能自己。“从来没想到居然有朝一日会代表中国去参加一项运动, 很不可思议。”

时间倒回到5个月前, 2016年11月初, 高鹏受BOTN赛事主办方邀请, 和队友前往国外参加赛事筹办前的峰会。尽管该项赛事在国外已连续举办多年, 但当时在国内还几乎无人问津。在峰会现场, 许多外国友人问高鹏第二年中国的队伍会不会参赛, “赛事方负责人很直白, 说‘曾经有很多国家派代表过来开会, 但没下文了。我不觉得你们明年一定会来, 但我肯定希望你们能来。’”也正是因为这句话, 他回国不久即和同伴们做起了参赛准备。找资料、请教武术专家咨询训练方法、打造合身的盔甲, 经过近半年的筹备, 一支来自中国的队伍如约站上了BOTN的赛场。

在BOTN的比赛中, 选手需身穿包含腿甲、臂甲、肩甲、胸甲、头盔等在内的重达数十斤的盔甲展开对垒, 以劈砍、盾击等方式击倒或击中对手获取得分。在参赛前, 高鹏看过无数比赛视频, 但第一次踏入飞沙走石的赛场时, 他坦言自己两腿发软。“有些队的队员紧张到吐, 还有人因为害怕直接翻出围栏做了逃兵。”不过, 上场吼出第一声后, 所有的紧张感都化作了冲锋时的勇气。

作为一支新生力量, 高鹏等人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强队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最终铩羽而归。令他欣慰的是,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每年来自中国的战士们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去年在罗马去了9个选手, 今年去塞尔维亚去了27名选手。今年还获得了个人赛的铜牌。”

也不是想做多大的事 就是想做点以后能说得出口的

连续3年出国比赛, 高鹏的妻子陪了他两次。在追梦的路上, 妻子一直是他坚强的后盾, 但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全甲格斗运动。“身边的人可能觉得我们搞这个危险性特别大。”每当有人问起, 高鹏都会一再强调, 在全甲格斗比赛中, 所有武器都为钝边, 不能有尖锐处, 赛场上不能出现刺击, 盔甲在上身前也会经过抗击打测试。“比赛中每一回合结束, 裁判都会检查盔甲的完好程度, 如发现部件有松动会立即要求选手下场。”

除了旁人的质疑外, 不菲的花销也是每一位全甲格斗参与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新人入坑, 费用不会太贵, 但是如果成为装备发烧友, 确实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即便是杨亦欢口中的“不太贵”, 也可能要达到数千。高鹏直言, 具体花费“没算过也不敢算”, 尽管偶尔能接到一些商业活动, 但收入仅够用于盔甲维修。

经过了几年的发展, 从各种渠道知晓全甲格斗的人越来越多。“2017年的时候感觉就二三十个人, 现在最起码得有好几百人。”

虽然参与人数明显增多, 但总数依旧有限, 高鹏说, 目前这项运动的参与者以80后和95后为主, 年龄层存在断档。“全甲格斗不可能像三大球一样变成主流项目, 我们不需要追求它的全民参与度, 或者维持团队有多大。”在他看来, “圈地自萌”也许是现阶段最适合全甲格斗的推广模式。“欢迎感兴趣的人来体验。我们目前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 新人先接受基础教学, 身体素质达到要求的再进一步训练。”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 有一个情节让高鹏印象深刻, 一名靖安司的官员在陪妻子逛街时, 突然收到回司办案的消息, 当妻子阻拦时, 他这样答道: 我也不是想做多大的事, 就是想做点以后能说得出口的。他说, 这也是他一直坚持推广全甲格斗的原因。



十余套不同款式的盔甲正对着入口而立。

